從漢巴對照看漢譯《雜阿含經》偈頌的特色

屈大成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摘　要

《雜阿含經》在中土向被視為小乘佛經，備受忽視，至近世得到重新認識，被視為早期佛經之一，文獻價值絕不遜於巴利語《相應部》，更可藉對讀釐清一些難解的經文，日益吸引學者的注意。從文體上看，《雜阿含經》包含近千偈頌，在「四阿含」中別具特色，但少為學者留意。本文先簡介《雜阿含經》及其偈頌的概況，然後在引介語、對話偈的劃分、偈句長短、偈句編排、定型偈的運用、內容重點、修辭等方面，比對《雜阿含經》偈及其相對應的巴利語偈，揭示當中的差異，以展現《雜阿含經》偈頌的特色，以及提出佛典在流傳過程中曾有多種變動，凡此皆有助於更精準地理解《雜阿含經》及其偈頌。

關鍵詞：《雜阿含經》、相應部、偈、定型句、漢譯佛典文獻學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āthā* in Chinese *Saṃyukta Āgama*: from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Pāli* versions

Tai-shing Wut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TU Digital Library & Museum of Buddhist Studies

Abstract

Saṃyukta Āgama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canon of *Hīnayāna* Buddhism and neglected in China. It is only until recent decades that its values been rediscovered and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early Buddhist texts. *Saṃyukta Āgama* consists of thousands of *gāthā*s and such feature is unique among the four *Āgama Sūtras* while scholars rarely noted the issue in the past. This essay first introduces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Saṃyukta Āgama* and its *gāthā*s. Then,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Pāli* versions of the *gāthā*s are made on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their introductory wordings, classification, length, arrangement, idiomatic expression, main contexts and rhetoric etc. It is hoped that the differences and special features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can be revealed. Furthermor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argue that Buddhist texts have been modified in different ways during transmission and to help readers in understanding *Saṃyukta Āgama* and its *gāthā*s precisely.

NTU Digital Library & Museum of Buddhist Studies

Keywords: Chinese *Saṃyukta Āgama*, *Saṃyutta Nikāya*, *gāthā*, formula, textual criticism of Chinese Buddhist texts

佛經的構成，就文體來說，包括長行和偈頌兩大類。有些佛經只有長行，有些則純是偈，不少兩者兼備。一般以為，長行表達經義，是佛經的主體；偈重複經義或抒懷感嘆，僅屬輔助角色，古印度論師亦曾批評偈頌「言多過實、不必如義」。[1]其實，偈頌在佛典流傳和編集的過程裏，都佔重要位置。例如：「九分教」或「十二分教」這早期教法分類中，「祇夜、伽陀、優陀那」三者都是偈；阿育王（前3世紀）法勅勸人修讀七部佛典，六部採偈頌形式；[2]一些早期佛經，如《法句經》、《經集》、《長老偈》等，[3]皆為偈的結集。而偈在形式上又跟中土的詩歌近似，故歷來吸引不少佛教、文學或語文學者的注意。[4]不過，先前學者多僅立足於漢譯佛典；[5]如從漢譯跟古印度語對比角度出發者，或囿於擬

* 本文寫作得香港研究資助局的資助（項目編號：CityU 11409714），謹此致謝。
** 兩位匿名評審給予許多寶貴的改進意見，萬分感謝。

1 參看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9、172，《大正新修大藏經》（簡稱《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翻印）冊27，頁410中、866中。

2 參看Bhikkhu Anālay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jjhima-nikāya*. Taipei: 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Vol. 2, 2011, p. 867, n. 52.

3 本文提到巴利語佛典時，會因應行文用通行的中譯名或原語簡稱：相應部（SN）、增支部（AN）、中部（MN）、長部（DN）、《自說》（Ud）、《經集》（Sn）。本文所引用巴利語佛典原文，參看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網站；中譯文主要取自「莊春江工作站」（網址：http://agama.buddhason.org/）；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編，《漢譯南傳大藏經》（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0年）；郭良鋆譯，《經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又本文乃探討《雜阿含經》偈頌的特色，重點不在巴利語偈，兼避免篇幅太長，故儘量不錄出巴利語經文。

4 有關佛典偈頌跟中土詩歌關係的最新研究，參看Thomas J. Mazanec. “The medieval Chinese *gāthā*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oetry.” *T’oung Pao*. Vol. 102.1/3, 2017, pp. 94-154.

5 近年出版有關佛典偈頌的專著，皆未有從跨語本角度加以討論。例如：王晴慧，《六朝漢譯佛典偈頌與詩歌之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1996

訂論題或篇幅所限，只針對某一類型或某幾首偈，少針對某部佛經所包含的偈作全面研究。[6] 本文選取的討論對象《雜阿含經》，有學者以為是現存早期佛經「四阿含」中最原始者；[7] 而且，「四阿含」有相對應的巴利語「四部」，可資比對。這方面的比對研究，近年以Bhikkhu Anālayo和Choong Mun-keat的成果最多，但他們皆無以偈為論述焦點。[8] 觀《雜阿含經》及其相對應的《相應

年）；孫尚勇，《佛教經典詩學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王麗娜，《漢譯佛典偈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齊藤隆信，《漢語仏典における偈の研究》（京都：法藏館，2013年）等。

6 個別偈的漢巴或漢梵比對研究，例如：侯傳文，〈《法句經》與佛教偈頌詩〉，《法音》8期（1999年），頁25-30；辛嶋靜志，〈編《佛典漢語詞典》的構思〉（2000年），收入氏著《佛典語言及傳承》（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120-121（按：此文論及《正法華經》的偈頌）；黃國清，〈《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偈頌的解讀——漢梵本對讀所見的問題〉，《圓光佛學學報》5期（2000年），頁141-152；陳明，〈漢譯佛經中的偈頌與讚頌簡要辨析〉，《南亞研究》2期（2007年），頁52-56；蘇錦坤，〈《法句經》「三言」偈頌的標點與試譯〉，《正觀》72期（2015年），頁40-88；宗玉媺，〈梵、藏、漢傳本《維摩詰經・佛國品》偈頌之比較〉，《佛光學報》新2卷2期（2016年），頁55-121等。另日本學者岩松淺夫多從梵本入手，探討《法華經》、《維摩經》、《十地經》、《月燈三昧經》、《諸法無行經》中的偈。Jan Nattier也提出漢譯佛教偈頌還有許多課題待探究，參看氏著"Rhymed verse, unrhymed verse, or no verse at all? the treatment of Indian poetic passages in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Presentation at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Western branch),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2008.

7 參看釋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年4版），頁703。

8 Anālayo, Bhikkhu這方面的專著極多，參看網頁：https://www.buddhismuskunde.uni-hamburg.de/en/personen/analayo.html（檢索日期：2018年4月17日）。Mun-keat, Choong持續就《雜阿含經》跟《相應部》各「相應」作比對研究，發表了多篇論文，參看網頁：https://www.une.edu.au/staff-profiles/humanities/mchoong（檢索日期：2018年4月17日）。其他學者還有Marcus Bingenheimer、辛嶋靜志、溫宗堃、蘇錦坤等。而論及《雜阿含經》偈頌者，參看蘇錦坤，〈從後說絕——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譯成長行〉、郭忠生，〈關於《阿含經》與《尼柯耶》的對讀〉，《正觀》55期（2010年），頁5-292等。

部》在形式上有別於其他「三阿含」和「三部」者，便是夾雜大量偈頌，有的經篇更全由對話偈構成。[9]因此，《雜阿含經》的偈頌，頗具比對探究的價值。本文先簡介《雜阿含經》及其偈的概況，然後在引介語、對話偈的劃分、句數及其長短、偈句編排、定型偈的運用、偈意、修辭等方面，從漢巴對比的角度加以討論，最後作一總結及提出一些有關漢譯佛典研究的觀察。[10]

一、《雜阿含經》及其偈頌概略

漢譯《雜阿含經》現存主要有三本：1. 一卷本，失譯附吳魏二錄。2.《別譯雜阿含經》十六卷（或二十卷），失譯附秦錄。3. 劉宋求那跋陀羅（AD.394-468）譯五十卷本。[11]一卷本含二十七經，為一選篇；《別譯雜阿含經》僅得兩誦；五十卷本則較完整，故本文以之為研究的依據。《雜阿含經》是說一切有部的傳本，Bhikkhu Anālayo認為其原語本不可能用梵語或巴利語，唯其底本

---

[9] A. K. Warder（AD.1924-2013）指巴利語佛典大概包含萬五至二萬首偈（*Introduction to Pali*.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3rd edition, 1991, p. 354）。Ānandajoti, Bhikkhu統計巴利語「四部」的偈數為：《長部》有280偈以上，《中部》有230偈以上，《相應部》有千偈以上（945偈見於〈有偈品〉），《增支部》有570偈以上（*An Outline of the Metres in the Pāḷi Canon*. version 3.6, 2013, p.1,見網頁：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Textual-Studies/Outline/index.htm[檢索日期：2017年7月19日]）。「四阿含」暫未有人作仔細的統計。據筆者粗略的檢視，《長阿含經》30篇經中14篇有偈，《中阿含經》222篇經中52篇有偈，《增壹阿含經》473篇經中154篇有偈。《雜阿含經》的數據見正文。

[10] 《雜阿含經》還有所謂「攝頌」，乃約十經一組，錄其關鍵字而成的偈頌，以便記憶，不屬經篇正文，故本文不論。參看蘇錦坤，〈《雜阿含經》攝頌初探〉，《福嚴佛學研究》4期（2009年），頁89-139。

[11] 《雜阿含經》有不少單篇譯作，不贅述。參看椎尾辨匡（AD.1876-1971），〈雜阿含に就いて〉，《大正大學學報》6/7輯（1930年），頁312-324。

在流傳過程中被梵語化。[12] 而很多學者包括筆者以資比對的巴利語本，是赤銅鍱部的傳本；據K. R. Norman所言，也不過是譯本的一種，絕非原本；[13] 然而，它是現時碩果僅存、完整的中世古印度語本。[14] 而且，從語文形式和成立年代的角度看，巴利語本要比漢譯本更接近原語本，甚具比對的價值。[15]

《雜阿含經》相對應的巴利語經典為《相應部》。《相應部》分五篇五十六相應，架構整齊；《雜阿含經》的組織較凌亂，又錯竄入《阿育王經》，故近代以來，不少學者都嘗試還原《雜阿含經》的真貌，其中以釋印順（AD.1906-2005）的重組最仔細。[16] 他首

---

12 參看Bhikkhu Anālayo. *Saṃyukta-āgama Studies*. Taipei: 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5, pp. 1, 6 n. 12.

13 參看K. R. Norman. "Pāli philology and the study of Buddhism."(1990) in *Collected Papers*. Vol. IV.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1993, p. 91.

14 近年有犍陀羅語《雜阿含經》斷片整理出版，但數量極少，亦不含偈頌，故本文未取用。參看Andrew Glass. *Four Gāndhārī Saṃyuktāgama Sūtra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Joseph Marino. "Metaphor and pedagogy in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an edition and study of two sūtras from the Senior Collection of Gāndhārī manuscript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7. 又Chung Jin-il（鄭鎮一）所出七篇漢梵對照的《雜阿含經》經篇，亦不含偈頌，參看氏著*A Survey of the Sanskrit Fragm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8年），頁309-339。

15 例如Alexander Wynne認為巴利語經律部份內容可上溯至前3世紀，參看氏著"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a critical evaluation."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Vol. 49 (2005), pp. 35-70; M. Bingenheimer也指出《雜阿含經》的集成要遲過《相應部》和《增支部》，參看氏著"Two sūtras in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without direct Pāli parallels--some remarks on how to identify 'later additions' to the corpus."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Vol. 30.2, 2013, p. 208.

16 有關學者如何重編《雜阿含經》，參看屈大成，〈姉崎正治有關《雜阿含》整編之研究〉，《圓光佛學學報》26期（2015年），頁155-180、〈《雜阿含》的整編——印順有關原始佛經結集的研究〉，《新亞學報》33期（2016年），頁231-260。

先指出《雜阿含經》又稱《相應阿笈摩》，[17]跟巴利語本同；然後從原始佛經結集的大背景出發，以九分教中首三分教（修多羅、祇夜、記說）為全經的分類框架，依《瑜伽師地論》所闡釋《雜阿含經》經文之有無為是否原始修多羅的準則，把《雜阿含經》重組為三教七誦五十一相應，並重訂經號、標點分段，較《大正藏》本更合理，為本文採用。[18]

「偈」，音譯詞，相對應梵巴利語為gāthā，[19]義譯「頌」。[20]早期譯家安世高（2世紀）音譯作「絕」，[21]「絕」字含義頗豐，

---

17 這名稱見於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39，《大正藏》冊24，頁407中。

18 本文引述《雜阿含經》的經號和經文，採自釋印順，《雜阿含經論會編》（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重版）。據經號很易檢出經文，故本文不注出頁數。

19 向達（AD.1900-1966）指《高僧傳．經師．論曰》所記「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在契則四十有二」（梁．慧皎撰，《高僧傳》卷13，《大正藏》冊50，頁415上）中的「契」字，或是gāthā的音譯，並表示其師湯用彤（AD.1893-1964）也認可此說；周一良（AD.1913-2001）亦同意。孫尚勇則根據《成實論》所言：「祇夜名偈，偈有二種：一名伽陀、二名路伽」（訶梨跋摩造、姚秦．鳩摩羅什譯，《成實論》卷16，《大正藏》冊32，頁245上），以「偈」為「祇夜」（梵語geya）的簡稱。參看向達，〈補說唐代俗講二三事〉（AD.1947），收入周紹良（AD.1917-2005）、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頁175；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AD.1947），《周一良集》卷3（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304-305；孫尚勇，《佛教經典詩學研究》，頁187。

20 梅維恒（Victor H. Mair）和梅祖麟認為，「偈」對應梵語字gāthā，是佛經中詩歌的泛稱；「頌」對應梵語śloka，專指佛經中對佛和國王的歌讚。朱慶之通過對勘梵漢本《法華經》，指出「偈、頌」沒有分別。參看梅維恒和梅祖麟著、王繼紅譯，〈近體詩律的梵文來源〉（AD.1991），收入徐文堪編，《梅維恒內陸歐亞研究文選》（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305；朱慶之，〈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偈頌」（一）〉，《漢語史研究集刊》卷3（2000年），頁176-192。

21 例如參看後漢．安世高譯，《七處三觀經》，《大正藏》冊2，頁876上。

易惹誤解；同時期另一譯家支婁迦讖譯作「偈」，[22] 音更近（絕的上古音dzwiat，偈的上古音gjiadh），襲用至今。[23] 其後，「偈」字中古音gjaï，入聲韻尾消失，跟gāthā不對應，故用雙音節詞「偈他、偈陀」，或讀音更貼近的「伽他、伽陀」，或音義合璧的「偈頌」。[24] 般若流支（Prajñāruci，約6世紀初）譯，曇林、僧昉等筆受《正法念處經》夾注釋「偈」字道：「正音云伽他，單舉伽字，訛言為偈，魏言頌」。[25]《雜阿含經》記佛等人說偈時，絕大部份用「偈」字作引介，僅一次用「偈頌」（〈217經〉），於相對應巴利語經篇皆作gāthā。而〈13238經〉列舉「十二分教」中的第四分教時，用音譯「伽陀」。[26]

漢譯佛典的偈，大體來說，體制較自由，又欠缺韻律，不講求句數、平仄、韻腳等。如以自然呈現的偈文段落、由頭到尾只當一首偈計算，《雜阿含經》偈最短2句，長達130句；相對應的巴利語偈，亦有連綿不斷的長篇，最多108行。這樣的長偈，其實由

---

[22] 例如參看後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卷1，《大正藏》冊13，頁899下。李小榮和吳海勇指最早譯作「偈」者，應為安世高譯《尸迦羅越六方禮經》。參看氏著，〈佛經偈頌與中古絕句之得名〉，《貴州社會科學》第3期（2000年），頁101，注7。不過，《尸迦羅越六方禮經》應非安世高的譯經。參看J. Nattier.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and Three Kingdoms*.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8, pp. 175-176.

[23] 參看Erik Zürcher (AD.1928-2008).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1991) in *Buddhism in China*. Jonathan A. Silk ed. Leiden: Brill, 2013, p. 427 n. 11.

[24] 例如參看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4.3經》，《大正藏》冊2，頁557中；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世記經第30》，《大正藏》冊1，頁141下等。

[25] 參看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卷16，《大正藏》冊17，頁91中。

[26] 按相對應《別譯雜阿含・113經》作「說偈」，SN 16.6無。

多首「分偈」所組成。就巴利語偈來說，通常是4行（pāda，或稱音步），間有6行，3或5行極少見。偈頌的格式有siloka, tuṭṭhubha, jagatī, vetālīya等多種，由行中的音節（vaṇṇa）或音節瞬間（mattā）的數量多寡不同構成。[27] 例如最常見的siloka式，每行8個音節，4行共32個音節，當中元音跟輔音配搭，輕重音交錯，形成韻律。如是，根據行數或音節安排，很容易辨別出每首巴利語長偈中的分偈。漢譯偈的分偈，則較難辨別；亦可嘗試依偈頌的格式（例如奇偶句數、有否定型偈等）、偈意的發展（例如意義是否完整、語氣有否停頓等），以及跟巴利語偈作對照，從而劃分出來。不過，《雜阿含經》偈頌近千，本文只能隨論題舉例說明。

《雜阿含經》各「相應」的經篇，不少包含偈。這些含偈經篇，或無相對應巴利語經篇，或有相對應巴利語經篇而無相對應偈；而有相對應偈者，有的是《相應部》各「相應」，有的是其他巴利語經典。下表列《雜阿含經》各「相應」的含偈經數，以及相對應巴利語經篇的分布和數量，宏觀地顯示偈頌在《雜阿含經》的分布和相對應經篇資料。

《雜阿含經》			相對應巴利語經篇（括號內為篇數）
誦	相應	總經數/含偈經數[28]	
五陰	陰	112/4	陰相應 (2)、有對應經篇無偈 (2)

[27] 例如短母音a、i、u算一個音節瞬間，ā、ī、ū算兩個音節瞬間，e、o則不定。

[28] 《雜阿含經》由眾多短篇組成，而且有類集纂組的情況，故篇數如何，難以算清。《大正藏》分1359經（不計屬《阿育王經》的三篇），印順算出13412經，但大部份僅片言隻語，非完整經篇，其中有無含偈不能決定，故本文經篇數採《大正藏》算法。

六入處	入處	131/13	入處相應 (7)、惡魔相應 (1)、增支部 (3)、有對應經篇無偈 (1)、無對應經篇 (1)
雜因	因緣	57/2	因緣相應 (1)、無對應經篇 (1)
	諦	66/3	諦相應 (2)、有對應經篇無偈 (1)
	界	37/5	界相應 (2)、如是語 (1)、無對應經篇 (2)
	受	24/7	受相應 (6)、有對應經篇無偈 (1)
道品	念處	34/3	本生 (1)、有對應經篇無偈 (2)
	根	19/1	有對應經篇無偈 (1)
	力	42/3	增支部 (2)、無對應經篇 (1)
	覺支	44/2	有對應經篇無偈 (2)
	聖道分	50/5	聖道分相應 (2)、增支部 (1)、有對應經篇無偈 (2)
	安那般那念	15/0	----
	學	17/5	增支部 (1)、如是語 (1)、有對應經篇無偈 (2)、無對應經篇 (1)
	不壞淨	28/1	預流相應 (1)
八眾	比丘	22/21[29]	比丘相應 (10)[30]、拘薩羅相應 (1)、增支部 (2)、中部 (2)、自說 (1)、有對應經篇無偈 (1)、無對應經篇 (5)
	魔	20/20	魔相應 (20)

[29] 「比丘相應」中〈1169經〉僅有「如手比丘，難陀修多羅，亦如上說」三語，即表示其內容大同上一篇〈1168經〉，如全出亦應有偈。

[30] 「比丘相應」在今本《相應部》置「因緣篇」之末，Roderick S. Bucknell推測或因古時擺放錯亂所致，其實應處「有偈篇」之首。參看氏著"The structure of the sagātha-vagga of the *Saṃyutta-nikāya*."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Vol. 24.1, 2007, p. 15.

八眾	帝釋	22/20[31]	帝釋相應 (19)、增支部 (1)
	剎利	21/21	剎利相應 (21)
	婆羅門	38/38	婆羅門相應 (23)、梵天相應 (1)、增支部 (8)、中部 (1)、經集 (2)、長老尼偈 (1)、無對應經篇 (2)
	梵天	10/10	梵天相應 (8)、念處相應 (1)、諸天相應 (1)
	比丘尼	10/10	比丘尼相應 (10)
	婆耆舍	16/16	婆耆舍相應 (12)、經集 (1)、無對應經篇 (3)
	諸天	108/108	諸天相應 (63)、天子相應 (19)、夜叉相應 (5)、梵天相應 (1)、增支部 (1)、長部 (1)、經集 (1)、無對應經篇 (17)
	夜叉	12/12	夜叉相應 (9)、經集 (1)、自說 (1)、如是語 (1)
	林	32/32	林相應 (14)、無對應經篇 (18)
弟子所說	舍利弗	11/1	無對應經篇 (1)
	目揵連	34/1	無對應經篇 (1)
	阿那律、大迦旃延、阿難	32/0	----
	質多羅	10/3	質多羅相應 (1)、有對應經篇無偈 (2)
如來所說	羅陀、見、斷知、天	89/0	----
	修證	19/8	增支部 (4)、如是語 (1)、無對應經篇 (3)

[31] 漢譯「帝釋相應」中〈1209經〉末說「世尊即說偈，如上廣說」，即表示原經有偈同〈1208經〉，省略不出。又〈1215經〉是一省略的經篇，有言表示「廣說如上」，亦應如〈1214經〉般有偈。故「帝釋相應」全部經篇應皆有偈。

如來所說	入界陰、不壞淨、大迦葉	39/0	----
	聚落主	10/1	有對應經篇無偈 (1)
	馬	10/1	增支部 (1)
	摩訶男	10/0	----
	無始	20/2	無始相應 (2)
	婆蹉出家	9/0	----
	外道出家	15/2	經集 (1)、無對應經篇 (1)
	雜	18/7	增支部 (3)、如是語 (1)、無對應經篇 (3)
	譬喻	19/1	中部 (1)
	病	19/2	有對應經篇無偈 (2)
	業報	23/1	增支部 (1)

歸納上表數據，《雜阿含經》總1359篇經中，392篇經有偈，近三分之一；其中「八眾誦」的十一「相應」幾全數有偈（相對應《相應部．有偈篇》全有偈），其餘三十七「相應」的經篇有零星偈頌，十三「相應」無偈。又總計相對應各巴利語佛典的經篇數，依多寡排序為（括號內為篇數）：《相應部》（217）、《增支部》（28）、《經集》（6）、《如是語》（5）、《中部》（4）、《自說》（2）、《長部》（1）、《長老尼偈》（1）、《本生》（1）。而有對應經篇但無偈者20篇、無對應經篇者60篇。

二、引介語及對話偈的劃分

《雜阿含經》經篇不論長行或偈頌，亦不論有多少輪對話，

都有所謂「引介語」，標示說者的身份，以及帶引出說辭或偈頌。《雜阿含經》偈的引介語以「即說偈言」為最常見，其次為「復說偈言」、「說偈答言」、「而說偈言」、「說偈問」，[32]「即說偈言」、「復說偈言」、「而說偈言」相對應的巴利語有“gāthāya ajjhabhāsi”（以偈說）、“idaṃ vatvāna sugato athāparaṃ etadavoca satthā”（說了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這麼說）；[33]「說偈答言」相對應的巴利語有“gāthāya paccabhāsi”（以偈回應）、“gāthāya ajjhabhāsi”（以偈說）；[34]「說偈問」相對應的巴利語有“gāthāya paccabhāsi”（以偈回應）、“imaṃ gāthaṃ abhāsi”（說這偈）。[35]其餘零星出現的引介語有「說偈白」、「以偈答」、「以偈頌曰」、「如所說偈」、「悉繼以偈」、「皆說偈言」、「即說偈立論言」、「說偈教誡言」、「說偈弄之」等。還有三種引介語值得進一步討論：

1. 偈常見功能之一是複述長行的內容，《雜阿含經》僅有兩引介語表達這意思：「重說偈言」（〈380、1420經〉）、「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48經〉）」，前者相對應的巴利語經篇無引介語，後者於相對應SN 22.95為“idaṃ vatvāna sugato athāparaṃ etadavoca satthā”，其中athāpara一字，意謂然後，更進一步，也

[32] 據筆者粗略統計，這五種引介語的出現次數為：「即說偈言」197次，「復說偈言」172次、「說偈答言」163次、「而說偈言」144次、「說偈問」64次。

[33]「即說偈言」及其相對應巴利語參看〈1353經〉及SN 10.2、〈1167經〉及SN 17.35；「復說偈言」參看〈1413經〉及SN 10.1、〈1231經〉及SN 3.4；「而說偈言」參看〈73經〉及SN 22.22、〈1353經〉及SN 10.2等。

[34]「說偈答言」及其相對應巴利語參看〈576經〉及SN 1.11、〈1194經〉及SN 4.23等。

[35]「說偈問」及其相對應巴利語參看〈579經〉及SN 2.14、〈1355經〉及SN 1.7等。

有表達重宣的意思。

2. 讚歎是偈的另一功能，《雜阿含經》一些引介語有這標示：〈1359經〉記月天子「說偈歎佛」，相對應SN 2.9作“imaṃ gāthaṃ abhāsi”（說這偈）。〈1402經〉有多句標示讚歎的引介語：「第一天神說偈歎言、第二天子復讚歎言、第三天子復讚歎言、第四天子復讚歎言、第五天子復說偈言」，其中唯第四天子說長行，其餘皆頌偈，相對應SN 1.38的引介語全作“imaṃ udānaṃ udānesi”（說這優陀那），下皆接長行。〈61經〉記佛「歎優陀那偈」，下接6句偈，相對應SN 22.55記佛自說“udāna”（優陀那），下接長行。Udāna，由ud（出）+an（呼吸）合成，本義為由於驚、喜、怖、悲等情感，自然抒發出來的音聲，引伸為讚歎、自說、感興語等意思。[36] 按「優陀那」沒規定用偈或長行，但讚歎、感懷，發而為韻文詩歌，是很自然之事。而現存巴利語《小部》收入的《優陀那》，結集佛說的「優陀那」，全為偈頌。[37]

3. 偈在古印度會配上音樂唱出。僧祐（AD.445-518）《出三藏記集》引鳩摩羅什（AD.344-413）的說法，指佛教的偈頌，相當於拜見國王或佛的讚歌，富韻律，並以能配合曲調為佳：「天竺國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尊。經中偈頌，皆其式也」。[38]《雜阿含經》一些引介語都顯示出這種唱誦方式。例如〈1194經〉記魔波旬拿「琉璃柄琵琶……鼓絃說偈」，相對應SN 4.23記波旬帶同

[36] 參看釋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539。

[37] 巴利語《優陀那》附長行描述此頌的故事背景，相對應梵語《優陀那品》和漢譯《法集要頌經》皆無，當是後加。參看Bhikkhu Anālay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li udāna collection.” *Buddhist Studies*. Vol. 37, 2009, pp. 39-72.

[38] 參看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14，《大正藏》冊55，頁101下。

“beluvapaṇḍuvīṇa”（淡黃色的橡木琵琶）；〈1397經〉記拘薩羅國麁牛彈琴，天女「說偈歌言……」；〈1474經〉記一對夫婦住於岸邊，「彈琴嬉戲，而說偈言……」，這兩篇均無相對應巴利語經篇。不過，偈在漢譯時幾乎全不理音律，失卻歌詠的性質，而《雜阿含經》沒記及佛或比丘會歌唱偈。

相比《雜阿含經》全出引介語，巴利語經篇較少用引介語標示說者的身份，或在多輪對話中，僅首尾有。例如〈1357經〉及其相對應SN 1.25同包含天神跟佛兩輪對話偈，〈1357經〉有引介語：「彼天子說偈問佛」、「世尊即說偈答」、「彼天子復說偈言」、「世尊說偈答言」，SN 1.25全無。又〈358經〉及其相對應SN 4.24同包含魔波旬跟佛多輪問答偈，〈358經〉有引介語：「波旬即說偈言」、「世尊說偈答言」、「魔復說偈言」、「世尊復說偈答言」、「魔復說偈言」，SN 4.24只在首偈前有“māro pāpimā yena……bhagavantaṃ gāthāya ajjhabhāsi”（魔波旬……以偈對世尊說），及末偈前有“māro pāpimā……imā nibbejanīyā gāthāyo abhāsi”（魔波旬……以這些偈嫌惡地說）二引介語。由是，巴利語長偈的段落劃分或說者身份，有時頗難分辨；《雜阿含經》的原語本或亦如巴利語本般，缺引介語，漢譯者補上，以清眉目。而《相應部》等巴利語經典的注釋書會注出說者，今人譯寫時，也會參照注釋書或根據個人理解，標示說者。比對漢巴兩本，會發現有些偈的內容頗對應，但說者和次第則有異，顯示各編譯者對偈文有不同理解。下面舉例說明。

1.〈1401經〉記一天子以4句偈表示求福者要惠施，佛以32句偈回應，申明慳恪會常得恐怖，如法布施者會常獲福報。相對應SN 1.32則有六位天神先說偈，佛最後作回應，共44行。漢譯天子4句偈跟巴利語首位天神4行偈相對應，漢譯佛32句偈跟巴利語第

二至六位天神和佛共40行偈亦內容相若。按偈文以不同方式闡述布施的福報，歸為天子或佛說都無不可。現以漢譯偈為軸，對照如下表：

〈1401經〉		SN 1.32
慳恪生於心，不能行布施；明智求福者，乃能行其惠。	天子	第一天神
怖畏不行施，常得不施怖，怖畏於飢渴，慳惜從怖生。此世及他世，常癡飢渴畏，	佛	第二天神
死則不隨無，獨往無資糧。		第三天神
少財能施者，多財難亦捨， 難捨而能捨，是則為難施。		第四天神
無知者不覺，慧者知難知，以法養妻子，少財淨心施。		第五天神
百千邪盛會，所獲其福利，比前如法施，十六不及一。		第六天神
打縛惱眾生，所得諸財物，惠施安國土，是名有罪施，方之平等施，稱量所不及。如法不行非，所得財物施，難施而行施，是應賢聖施，所往常獲福，壽終上生天。		佛

2.〈1371經〉及其相對應SN 2.24皆記無煩天子與佛用偈對話，談及得解脫、生於無煩天之七比丘，以及自己的生天因緣。〈1371經〉記天子跟佛有三輪對話偈，其中第一輪24句，相對應SN 2.24有30行，內容大同，巴利語本僅在開首有引介語“devaputto bhagavato santike imaṃ gāthaṃ abhāsi”（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偈），Mrs. Rhys Davids（C. A. F. Rhys Davids, AD.1857-1942）、Bhikkhu

Bodhi兩英譯者於中有不同劃分。[39] 簡言之，漢譯偈記無煩天子知道有七比丘生於無煩天，問佛七比丘是誰；佛舉出七比丘的名稱，又見來者明白深義，問來者是誰。Mrs. Rhys Davids劃分巴利語偈為：無煩天子自問自答七比丘的身份，佛問來者是誰。Bhikkhu Bodhi的劃分則為：無煩天子說有七比丘生於無煩天，佛考問他七比丘是誰，天子作回應，佛再問來者是誰。這三種劃分，意思皆通，而以Bhikkhu Bodhi的劃分較仔細。現以漢譯偈為軸，對照如下表：

〈1371經〉		SN 2.24	
		Mrs. Rhys Davids	Bhikkhu Bodhi
生彼無煩天，解脫七比丘， 貪瞋恚已盡，超世度恩愛。	天子	天子	天子
誰度於諸流，難度死魔軍？ 誰斷死魔縻，永超煩惱軛？			佛
尊者優波迦，及波羅揵荼， 弗迦羅娑梨，跋提揵陀疊， 亦婆休難提，及波毘瘦鬼， 如是等一切，悉皆度諸流。 斷絕死魔縻，度彼難度者， 斷諸死魔縻，超越諸天軛。	佛		天子
說甚深妙法，覺悟難知者， 巧便問深義，汝今為是誰？		佛	佛

3.〈1399經〉記佛跟天子有28句對話偈，談到修禪斷愛欲，

[39] 參看Mrs. Rhys Davids trans. *The Book of the Kindred Sayings*. Vol. 1-2. London: Luzac & Co., Ltd., 1950, 1952 (1917, 1922); Bhikkhu 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相對應SN 1.34有29行偈，內容跟漢譯偈相若。巴利語本只在偈前有一引介語“ekā devatā bhagavato santike imaṃ gāthaṃ abhāsi”（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Mrs Rhys Davids和Bhikkhu Bodhi對巴利語偈的說者劃分亦不同。現以漢譯偈為軸，對照如下表：

〈1399經〉		SN 1.34	
		Mrs Rhys Davids	Bhikkhu Bodhi
若人行放逸，愚癡離惡慧， 禪思不放逸，疾得盡諸漏。	天子	天神說21行偈	天神說4行偈
非世間眾事，是則之為欲， 心法馳覺想，是名士夫欲。	佛		另一天神說3行偈或長行
世間種種事，常在於世間， 智慧修禪思，愛欲永潛伏。 信為士夫伴，不信則不度， 信增其名稱，命終得生天。 於身虛空想，名色不堅固， 不著名色者，遠離於積聚。			佛說14行偈
觀此真實義，如解脫哀愍， 由斯智慧故，世稱歎供養。		尊者說4行偈[40]	尊者說4行偈
能斷眾雜相，超絕生死流， 超度諸流已，是名為比丘。		佛說4行偈	佛說4行偈

4.〈1223經〉記帝釋及阿修羅王分別說4句偈請教，佛以12句偈回應。在相對應SN 11.8，只有“atha kho verocano asurindo bhagavato santike imaṃ gāthaṃ abhāsi”（毘盧遮那阿修羅王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這引介語，下接20行偈，內容跟漢譯偈相若，而

[40]《相應部注》記尊者名Mogharaja。參看Bhikkhu 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p. 367 n. 75.

Mrs. Rhys Davids和Bhikkhu Bodhi的劃分一致：首4行為阿修羅王說，次4行為帝釋說（這8行同漢譯偈），再次6行為阿修羅王說，末6行為帝釋說（非如漢譯般歸為佛所說）。如是，漢譯偈有佛答問，巴利語偈則無佛參與。現以漢譯偈為軸，對照後半部份如下表：

〈1223經〉		SN 11.8
		Mrs. Rhys Davids、Bodhi
一切眾生類，悉皆求己利，彼彼諸眾生，各自求所應。世間諸和合，及與第一義，當知世和合，則為非常法。	佛	阿修羅王說6行偈
若人勤方便，必令利滿足，是利滿足已，修忍無過上。		帝釋說6行偈

三、漢巴偈篇幅之比對

比對漢譯偈跟相對應巴利語偈的句/行數，從自然段落呈現的偈文篇幅來看，互有長短，而以漢長巴短佔多。最常見的情況是漢譯偈6或8句而巴利語偈僅4行；[41] 距離最大者，是漢譯偈22或30句而巴利語偈僅4行、[42] 漢譯偈54句而巴利語偈僅12行等。[43] 漢長

[41] 漢6句巴4行的例子見於382, 385, 1170, 1174, 1180, 1188, 1190, 1193, 1195, 1197, 1200, 1204, 1213-4, 1219-20, 1222, 1253, 1257, 1260, 1284, 1286, 1294, 1301, 1304, 1314, 1325, 1331, 1348, 1357, 1374, 1377, 1394, 1402, 1413, 1419, 1421, 1427, 1439, 1444, 1448, 1451, 1453經。漢8句巴4行的例子見於284, 1167, 1171, 1187, 1189, 1195, 1200, 1212, 1218, 1259, 1280, 1287, 1292, 1294-5, 1308, 1318, 1325, 1330, 1337, 1342-3, 1360, 1371, 1376, 1378, 1388, 1421-2, 1430-1, 1437, 1439-41, 1450, 1454, 1626, 13324經。

[42] 漢22句巴4行的例子見於1176, 1180, 1433經；漢30句巴4行的例子僅見於

巴短，漢譯偈內容自然豐富，多出者可分為以下五類：

1. 關鍵字詞析述。《雜阿含經》偈會對一些關鍵字詞作進一步析述，令篇幅較長。例如：

(1)〈1243經〉及其相對應SN 3.3皆記老和死為不可避免和不應愛念，經末有偈作結，漢譯偈16句，巴利語偈4行。漢譯偈首8句跟巴利語4行偈內容大同，皆以大王的寶車會朽壞，譬喻人身會「衰老」，但佛之正法則否。漢譯偈再多8句，進一步析述「衰老」的弊處，及其會伺機加害於人。

(2)〈1433經〉及相對應Ud 1.7皆記佛不為鬼所嚇倒，篇末有偈作結，漢譯偈22句，巴利語偈4行。漢譯偈首4句跟巴利語偈內容大同，皆說如「婆羅門」已達彼岸，會超越鬼怪。但漢譯偈多18句，解釋已達彼岸的「婆羅門」，還會滅盡一切受覺、因緣、諸人我，以及超越生老病死的苦惱。

(3)〈1446經〉記一比丘在林中入晝正受，卻心起不善覺，依止於惡貪，林中天神誦36句偈開悟他，相對應SN 9.1僅12行。漢譯偈首18句相當於巴利偈12行，最末同說比丘要去除「塵垢」，漢譯偈接續用三首6句的分偈，分別析述「塵垢」乃譬喻「貪欲、瞋恚、愚癡」。

2. 偈義鋪述。《雜阿含經》偈會就偈義作引伸鋪陳，但巴利語偈缺。例如：

(1)〈1180經〉記佛化度賊人央瞿利摩羅，說22句偈，相對

1289經。

43 漢54句巴12行的例子僅見於1227經。

應 MN86僅4行，相當於漢譯偈首6句：「央瞿利摩羅！我說常住者，於一切眾生，謂息於刀杖，汝恐怖眾生，惡業不休息」。漢譯偈接著鋪述「常住者」除「一切眾生」外，還對「一切蟲、一切神」，都已「止息於刀杖」，而賊人則否，並總結佛「我住於息法、不放逸」，為巴利語偈缺。

(2)〈1227經〉記帝釋請佛說布施僧福田有大果報，對話連同引介語共54句，相對應SN 11.16僅12行。比對漢巴兩偈，主題一致，但漢譯偈續鋪述六項有關布施的內容：僧伽已遠離五蓋故應得讚歎、生起三種心布施衣服飲食、親手平等地布施與僧眾、少布施大利益、超度諸惡趣、自利利他。

(3)〈1289經〉及相對應SN 47.18皆記佛初成道時，思惟四念處能清淨眾生，梵天誦偈讚歎，漢譯偈30句，巴利語偈4行。漢譯偈首12句跟巴利語偈內容大同，皆稱四念處為「一乘道」，能令人於過去、現在、未來，都可度過生死之流。但漢譯偈多18句，進一步指出佛之說法為「正道、甘露法、正法輪」，並以「是故諸眾生，咸皆稽首禮」的歸敬作結。

3. 略釋加插。《雜阿含經》有偈會插入一些簡釋，令偈意更顯豁，故篇幅略長。例如：

(1)〈385經〉及相對應SN 35.240皆記佛以龜和野干作譬喻，教誡眾比丘應遵從六根的律儀，才能抵禦惡魔，末佛說偈作結。漢譯偈6句，巴利語偈4行，前者添加龜收藏六肢是因為害怕野干，以及解釋善攝心的意思為緊密地收藏覺想，對照如下：

〈385經〉	SN 35.240
龜蟲畏野干， 藏六於殼內；	如龜的肢體在自己的龜殼中，
比丘善攝心， 密藏諸覺想。	比丘收妥於意之尋中；
不依不怖彼，	不依止的，不惱害其他人，
覆心勿言說。	已般涅槃，不會非難任何人。

(2)〈13296經〉及相對應SN 15.20皆有8句偈/4行偈記山名及其地望，漢譯偈除出音譯或意譯名外，還有「山」、「村邑」、「聚落」、「國」等標示，令文意顯豁，篇幅因而較長。對照如下：[44]

〈13296經〉	SN 15.20
古昔長竹山，低彌羅村邑， 次名朋迦山，阿毗迦聚落， 宿波羅首山，聚落名赤馬， 今毗富羅山，國名摩竭陀。	對低伐羅來說是巴支那伐沙，對羅西塔沙來說是梵迦迦， 對殊必雅來說是殊巴沙， 而對摩揭陀來說是毘富羅。

4. 譬喻加插。比起巴利語偈，《雜阿含經》偈或加插譬喻，篇幅較長。例如：

(1)〈1167經〉及其相對應SN 17.35皆記佛說貪受利養之害，篇末有偈作結，漢譯偈8句，巴利語偈4行。漢譯偈首4句跟巴利語4行偈內容相同，皆指人會為自身的

[44] 漢巴兩偈第1、4句/行相對應，第2、3句/行不完全相符。

貪婪所害，仿如芭蕉開花結果、竹子蘆葦結出種子皆會枯死，以及駏驉受孕懷胎會死去一樣。但漢譯偈多4句，勸諫人多行不義，會減損善法，有如莖枯萎也會傷及根部。

(2)〈1191經〉及其相對應SN 4.11皆記惡魔於佛前弄碎大岩石，也無法擾亂佛，經末有偈作結，漢譯偈10句，巴利語偈4行。漢譯偈首4句跟巴利語4行偈內容大同，皆說魔就算能弄碎耆闍崛山，也不能動搖佛。但漢譯偈多6句，再舉出就算把「一切諸山地」弄碎成微塵，亦無法撼動佛一根毛髮。

5. 敘事加插。《雜阿含經》有偈會加插一些敘事資料，故篇幅較長。例如〈1214經〉記以帝釋之尊仍恭敬佛，佛遂勸勉諸比丘亦應恭敬佛，經篇開首，御者以14句偈問帝釋為何要恭敬禮佛，相對應SN 11.19的御者問偈僅4行。漢譯偈中，御者在發問前還交代見到帝釋，十分驚恐，跌落馬鞭，以及表揚帝釋的尊貴等，為巴利語偈無。

此外，巴利語偈常用的siloka式每行有8個音節，而tuṭṭhubha式每行有11個音節，可包含更多意思，漢譯時亦要多用篇幅。例如〈1318經〉記佛說「四法句」，以8句偈表達，相對應SN 8.5為tuṭṭhubha式的4行偈，次第亦不同，對照如下表：

〈1318經〉	SN 8.5
1. 賢聖善說法，是則為最上。	subhāsitaṃ uttamamāhu santo（善者說，善語是最先的）（→1）
2. 愛說非不愛，是則為第二。	dhammaṃ bhaṇe nādhammaṃ taṃ dutiyaṃ（說法，非非法是第二）（→4）

3. 諦說非虛妄，是則第三說。	piyaṃ bhaṇe nāppiyaṃ taṃ tatiyaṃ（說可愛的，非不可愛的是第三）（→2）
4. 法說不異言，是則為第四。	saccaṃ bhaṇe nālikaṃ taṃ catutthan（說真實，非虛偽是第四）（→3）

相對來說，漢短巴長的情況較少，最常見的是漢譯偈4句而巴利語偈6行、[45] 漢譯偈6句而巴利語偈8行；[46] 距離最大者，是漢譯偈4句而巴利語偈48行、漢譯偈52句而巴利語偈120行。[47] 漢短巴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項：

1. 表達方式不同。〈1232經〉及相對應SN 3.5皆記佛說行身、口、意三惡業為不自護，反之為自護，末以偈作結，漢譯偈有4句：「善護於身口，及意一切業，慚愧而自防，是名善守護」，巴利語偈有6行：「以身自制，好！以語自制，好！以意自制，好！到處自制，好！到處已自制的、有羞恥的，他被稱為『已被守護者』」。巴利語偈以4行分說「身、口、意、到處」，漢譯偈撮要在首兩句，故省篇幅。

2. 意義鋪陳。例如〈993經〉及相對應SN 45.32皆說修八正道可到彼岸，末以佛偈作結，漢譯偈有8句，巴利語偈有22行。漢譯偈8句跟巴利語偈首8行同，皆說此岸眾生修道，能達彼岸。巴利語偈接著多14行，進一步教誡賢智者出家後，在遠離處斷欲、修習覺支，煩惱盡時即般涅槃，為漢譯偈缺。[48]

3. 漢譯偈有省略。例如〈414經〉記摩羅迦舅聞佛略說法要

[45] 漢4句巴6行的例子見於1232, 1255, 1263, 1306-7, 1439, 12936經。

[46] 漢6句巴8行的例子見於1113, 1195, 1201, 1371, 1455, 13323經。

[47] 這兩類比對的例子僅分別見於1392, 414經。

[48] 同類比對的例子另見於13390經及AN 10.169。

後，說52句偈詳述當中的意義，相對應SN 35.95多一倍，有120行。摩羅迦舅之偈，說如眼等六根執取色等六境，永離涅槃，反之則般涅槃。漢譯偈僅詳述眼與色一對，其餘耳與聲、鼻與香、舌與味，身與觸、意與法總合論述，省卻重複。巴利語偈則逐一鋪述，故篇幅冗長。

4. 編排有異。例如〈1392經〉記天子以4句偈問，佛答以78句偈。相對應《經集．1.6經》記佛跟天子分開十二輪問答，故天子提問共48行，比漢譯偈長得多。

四、漢巴偈編排、配置之不同

比對《雜阿含經》偈及其相對應的巴利語偈，會發現兩者偈句/行的編排或開合，以及譬喻的配搭運用，有所出入；而且《雜阿含經》用到所謂「定型偈」，為巴利語經篇無：

1.〈13341經〉及相對應MN 34皆記佛說自己如善牧牛者，能令眾聲聞斷諸結，度生死彼岸，末以偈作結，漢譯偈跟巴利語偈同為12句/行。漢巴兩偈首4句/行的意義及次第相當，餘8句/行則有出入，對照如下表：

〈13341經〉	MN 34
1. 一切悉知者	a. 證知一切世間後（→1）
2. 三藐三佛智	b. 已被知解的正覺者（→2）
3. 斷截諸魔流	c. 打開通往不死之門（→5）
4. 破壞令消亡	d. 經此，涅槃能被安穩地到達（→8）
5. 開示甘露門	e. 波旬的水流已被切斷（→3）

6. 顯現正真道	f. 已碎破、已破壞（→4）
7. 心常多欣悅	g. 大大地欣悅吧（→7）
8. 逮得安隱處	h. 比丘們已安穩地到達（→8）

巴利語偈d, h兩行意義有點重覆，漢譯偈無d行，代以「顯現正真道」（6），可說是「開示甘露門」（5）的闡述。又巴利語偈從正反兩面立論：首4行說有智慧者可證涅槃，次4行說摧毀惡魔者可至安穩。漢譯偈分四部份，層層遞進：首2句說具備圓滿智慧，次2句說降魔，次2句顯示正道，尾2句展現成果。漢巴兩偈內容相若，但表達手法不同。

2.〈1286經〉所記婆羅門與佛的問答偈，跟〈1375經〉記天子與佛的問答偈，內容近似，唯用字和句數有出入；而兩經分別相對應的SN 7.6、SN 1.23的二巴利語問答偈全同，其中巴利語問偈跟漢譯問偈相若。另〈1287經〉亦記有婆羅門與佛的問答偈，問偈同〈1286經〉，答偈則異；而〈1286、1287經〉的二答偈合併，即相當於SN 7.6或SN 1.23的答偈。對照如下表：

	〈1286、1287經〉	〈1375經〉	SN 7.6, SN 1.23
婆羅門/天子	外身縈髻者，是但名縈髻；內心縈髻者，是結縛眾生。今請問瞿曇，云何解縈髻？（兩經同）	外纏結非纏， 內纏纏眾生， 今問於瞿曇，誰於纏離纏？	內結縛、外結縛，世代糾結在結縛中， 我問你這個，喬達摩！誰能解開這結縛？
佛	受持於淨戒，內心修正覺， 專精勤方便，是則解縈髻。（1286）	智者建立戒，內心修智慧， 比丘勤修習，於纏能解纏。	人在戒上確立後，有慧的，修習著心與慧， 熱心、慎重的比丘，他能解開這結縛。

	眼耳及與鼻，舌身意入處，於彼名及色，滅盡令無餘，諸識永滅者，於彼斷縈髻。（1287）		凡已離貪、瞋、無明之染者，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他們的結縛已被解開。 所有名與色之處，被破壞無餘，色的撞擊與想，那結縛在這裡被切斷。

3.〈1392經〉記佛跟天子有一輪問答偈，佛以78句偈舉出18種「墮負處」的原因；相對應《經集．91-115偈》的編排和內容有所不同：佛跟天子有十二輪問答，舉出12種「衰敗」（parābhavato）的原因。漢巴偈舉出的原因部份相類似，但次第有異，對照如下表：

〈1392經〉	《經集．1.6經》
1. 毀法	1. 仇視正法
3. 愛樂不善人	2. 不親近善人
5. 酒色	8. 酒色揮霍
6. 有外遇	9. 玩弄女性
8. 老夫少婦	10. 貪戀少女
9. 貪睡怠惰	3. 懈怠懶惰
10. 奢侈	11. 推崇嗜酒和揮霍者
11. 求王位	12. 渴求王國
14. 慳惜不時施	6. 獨自享用財產
16. 不奉養父母	4. 不贍養年邁父母

而〈1392經〉有八項為《經集》所缺（2. 愛樂惡知識、4. 以

斗秤欺人、7. 老婦少夫、12. 求寶物、13. 不報恩、15. 呵責不欲施、17. 打罵父母兄弟、18. 不恭敬佛及其弟子），《經集》也有兩項為〈1392經〉所缺（5. 欺騙修行者、7. 看不起親友）。

4.佛經常用譬喻展示或凸顯經義，以加強說服力或感染力，偈也不例外。漢巴偈在運用或編排譬喻方面也有出入，例如：

（1）〈991經〉及相對應SN 45.4皆記佛說唯八正道才是「正法律乘、梵乘」等，末以偈作結，以車乘的不同元素譬喻不同的品德或修法，漢譯偈有12句，巴利語偈有16行，兩偈各舉出的品德或修法以及譬喻有出入，對照如下表：

〈991經〉		SN 45.4	
品德或修法	譬喻	品德或修法	譬喻
1. 信	軛	1. saddha（信）	yutta（軛）、dhura（軛、轅）
2. 戒		6. sīla（戒）	ratha…parikkhāra（車的資具）
3. 慚	長縻	3. hiri（慚）	īsā（轅桿）
4. 愧		4. mana（意）	yotta（縻）
5. 正念	善御者	5. sati（念）	ārakkhasārathi（守護的調御者）
6. 捨	轅	9 . upekkhā（平衡）	dhura（軛、轅）
7. 三昧		10. samādhi（三昧）	
8. 智慧	輪	2. paññā（慧）	yutta（軛）、dhura（軛、轅）
9. 精進		8. vīriya（活力）	cakka（輪）
10. 無著	鎧	11. anicchā（無欲）	parivāraṇa（帳幕）
11. 忍辱		15. titikkhā（忍耐）	cammasannāh（皮甲冑）
12. 智士	戰車	16. dhīra（明智者）	brahmayāna（梵車）

---	---	7. jhāna（禪定）	akkha（軸）
---	---	12-14. abyāpāda（無惡意） avihiṃsā（不害） viveka（遠離）	āvudha（武器）

漢譯偈第1、5-7、9-12八項跟巴利語偈同；漢譯偈第3項之「縻」，為牽引牛的繩子，相對應巴利語偈之「轅桿」，為車前駕牲畜的兩根直木，兩者用途相近；漢譯偈第4項跟巴利語偈同為「縻」，但譬喻的對象有別；巴利語偈第2項「車的資具」，包含漢譯偈所說的「軛」，而巴利語偈用武器作譬的末四項為漢譯偈缺。

(2)〈1446經〉及其相對應SN 9.1的天神偈同說比丘以正念去除塵垢，漢譯偈用大象奔馳甩除塵穢作譬，巴利語偈則以鳥震落塵垢作譬。

(3)〈1364經〉記天子說偈，以「深溺淤泥中，大象云何出」，比喻人陷於行、住、坐、臥四輪，及眼、耳、鼻、口、大小便道九門之貪欲，要設法脫身。相對應SN 1.29則用「大英雄」作譬：「泥沼所生，大英雄！要如何逃離」。

5.「定型偈」，[49] 即在不同經篇反覆出現的同一獨立偈或分

[49] 佛經定型句一直吸引學者的注意和研究，參看Mark Allon. *Style and Function: A Study of the Dominant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Prose Portions of Pāli Canonical Sutta Texts and Their Mnemonic Function*.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7；越建東，〈早期佛教文獻中所載一個典型佛教修行道架構及其來源之探討——以漢譯四《阿含經》和巴利四尼柯耶為代表〉，《中華佛學學報》19期（2006年），頁147-178；〈巴利經典文獻中定型文句的一些特徵〉，《臺大佛學研究》14期（2007年），頁37-76，二文取自其博士論文"A stereotyped structure of the path in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āli, Sanskrit, and Chinese and Sanskrit sources." University of Bristol, 2004.

偈，句數、用語或有出入，內容則一，以反覆強調某些意義。《雜阿含經》運用到定型偈，《相應部》則否：

(1)《雜阿含．諸天相應》108篇經中，72篇末皆以天子4句偈作結：「久見婆羅門，逮得般涅槃，一切怖已過，永超世恩愛」，[50] 一字不易，為典型的定型偈，以表達諸天對「婆羅門」(即佛）的嘆服，但僅兩篇的定型偈有相對應的巴利語偈。這兩巴利語偈跟漢譯偈的內容相類近，不贅引，唯在巴利語經藏亦僅二見。[51]

(2)《雜阿含經》「比丘尼相應」全10篇經均記比丘尼誦偈抗拒魔的侵擾，長短不一，但都包含「一切離憂苦，捨一切闇冥，已滅盡作證，安隱盡諸漏，已知汝弊魔，於此自滅去」6句定型分偈，以強調比丘尼不會受魔的迷惑。這定型分偈在各篇的用字皆有出入，其中唯〈1300經〉的定型偈（即前引6句）相對應SN 5.3有4行偈對應：「到處歡喜已被破壞，聚集之黑闇已被碎破，征服死神軍後，我住於無煩惱」，而這偈在巴利語經藏也僅此一見。

(3)《雜阿含．731、733-6、13366-7經》共七篇經中的佛偈，皆包含「比丘勤精進，正知不動轉，如此一切受，慧者能覺知。覺知諸受者，現法盡諸漏，明智者命終，不墮於眾數，眾數既已斷，永處般涅槃」這定型分偈（〈731經〉），強調努力修行，可覺知諸受，滅除

[50] 72篇經的經號為：1324-7, 1329-57, 1360-5, 1372-82, 1388-90, 1392-6, 1398-1401, 1403-12。

[51] 這兩巴利語偈見於〈1361、1380經〉相對應的SN 2.18, SN 1.1。

煩惱而入涅槃；前五篇屬「受相應」，後兩篇雖歸入「病相應」，但也以「受」為論題之一，可說全是內容相若的經篇。這定型分偈在各篇的句數和用語都有出入，其中唯〈731、734、736經〉有相對應巴利語偈：前兩篇相對應SN 36.3, SN 36.12有同樣巴利語偈，後一篇相對應SN 36.1也有巴利語偈，用語雖異，但內容大體同表示得正知者，了知一切受，可滅除煩惱得道，對照如下表：

SN 36.3, SN 36.12	SN 36.1
但，當熱心的比丘不疏忽正知， 因此那賢智者遍知一切受。 遍知受後，他當生是無煩惱者， 以身體的崩解，站在法上，明智者難以被描述。	得定、正知、正念的佛弟子， 了知受與受的生成， 以及它在哪裡滅，與導向滅盡之道， 以受的滅盡，比丘為無飢餓的般涅槃者。

按SN 36.1之偈僅一見，SN 36.3、SN 36.12之偈亦只另見於SN 36.5，而SN 36.5相對應〈730經〉有10句偈，談到修「無常滅想」終可「永離煩惱，摧伏眾魔」，內容跟〈731經〉的定型偈迥異。

五、漢巴偈之內容含義有別

比對《雜阿含經》偈及跟其對應的巴利語偈，會發現有些內容和用語或相類，卻傳達不同甚或相反的信息。例如：

1.〈1445經〉記有比丘貪睡，天神誦30句偈警策他，相對應SN 9.2有24行偈， Bhikkhu Bodhi分首8行為天神的警策，次16行

為比丘的回應，[52] 比對漢巴偈如下：

〈1445經〉		SN 9.2	
1.比丘汝起起，何以著睡眠？ 睡眠有何利，病時何不眠？ 利刺刺身時，云何得睡眠？	天神	起來！比丘！你為何躺下了？睡眠對你有何利益？對病苦者來說，睡眠有什麼？對受惱害的中箭者來說呢？（→1）	天神
2.汝本捨非家，出家之所欲， 當如本所欲，日夜求增進， 莫得墮睡眠，令心不自在。		凡由於信，從在家出家，成為非家生活者，就增廣那個信吧，不要走入睡眠的控制下。（→2）	
3.無常不恆欲，迷醉於愚夫， 餘人悉被縛，汝今已解脫， 正信而出家，何以著睡眠？		欲是無常的、不堅固的，愚鈍者在那裡迷戀，在束縛中不依止的解脫者，[睡眠]為何會苦惱出家人？（→3）	比丘
4.已調伏貪欲，其心得解脫， 具足勝妙智，出家何故眠？		以欲貪的調伏，以無明之超越，那智已清淨，為何會苦惱出家人？（→4）	
5.勤精進正受，常修堅固力， 專求般涅槃，云何而睡眠？		以明切斷無明後，以煩惱的遍盡，無愁、無惱愁，為何會苦惱出家人？（→6）	
6.起明斷無明，滅盡諸有漏， 調彼後邊身，云何著睡眠？		活力已被發動與自我努力的，常堅固努力者，期待涅槃，[睡眠]為何會苦惱出家人？（→5）	

漢譯偈首12句跟巴利語偈首8行皆記天神警策比丘應增進信心，不要貪著睡眠。漢譯偈接著18句仍屬天神說，勸誡比丘既已

[52] 這16行偈，《相應部注》和Mrs. Rhys Davids不肯定是否比丘說，Bhikkhu Bodhi根據語態（voice）的改變，傾向相信是比丘說，參看*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p. 469 n. 535.

解脫出家、具備智慧、求般涅槃、滅盡有漏，為何還貪睡；相對應巴利語16行偈則為比丘的回應：既已解脫出家、具備智慧等，為何要受責呢？漢巴兩偈的用語相若，但漢譯偈為對貪睡比丘的警策，巴利語偈則為比丘的辯解，含義迥異。

2.〈1240經〉記波斯匿王與阿闍世王領軍交戰，阿闍世王戰敗被俘，波斯匿王因其為朋友之子，放他還國，佛說4句偈加許，相對應SN 3.15則為14行偈。比對漢巴兩偈，漢譯偈說幫助怨敵反會有更多利益，巴利語偈則說掠奪、殺害、侮辱、惱害他人者，會遭到同樣的報應。兩偈表面上的意思不同，其實漢譯偈從正面勸勉，巴利語偈從反面警告，相反相成。

3.〈1415經〉記天子用4句偈問佛應與何人「同止、共事」，以及應知「何法」；佛以4句偈回答應與「正士」同止共事，知「正士法」。相對應SN 2.21內容大同，但天子說24行偈，表達應僅與善人「共坐、深交」，了知善的正法，便能「為善不為惡、得智慧、悲中無有悲、輝耀親族中、人人有幸福」；佛以4行偈回應，內容全同漢譯偈。在〈1415經〉，天子跟佛是一問一答；在SN 2.21，天子以偈抒發己見，佛的回應是肯認天子所言，而非答問。

4.〈1457經〉記一林中比丘，與女長者嬉戲，惡名昭彰，自己懊悔而欲自殺，林中天神化作女長者，與比丘有一輪長行問答，引誘比丘還俗，比丘拒絕，表示將自殺；女長者即回復天身，誦18句偈勸勉。在相對應SN 9.8，比丘跟女長者的長行問答變偈頌問答，而比丘於答偈自許苦行者要忍耐流言蜚語，不受污染：「有許多不順耳的聲音，苦行者必須忍耐，不應該因此而氣餒，因為他不以此而染污」；經末亦無天神勸勉偈。如是，在

〈1457經〉，林中比丘仍煩惱纏身，未能脫俗；但在SN 9.8，這比丘煩惱已盡，不再為俗世所累，也不用天神勸勉。

六、漢巴偈在修辭上之比對

從修辭角度對比漢巴偈，發現有些《雜阿含經》偈會加插字詞、譬喻等，或用作修飾，或加強語氣，或要令偈意更圓滿。例如：

1.〈1166經〉偈句「唯師子獸王，無有與等者」，相對應SN 21.6作「全都害怕獅子，不在身體的大小」，漢譯偈增添「獸王」一詞，標示獅子作為萬獸之王的地位。

2.〈1235經〉及相對應SN 3.19的偈同把「勝妙財」比喻為池水，巴利語偈只形容為冷：「冷水在無人處，不會被飲用而被蒸乾」；漢譯偈的修飾除「清涼」外，還加上「鮮淨」，比起巴利語偈，包含更強的正面意味：「曠野湖池水，清涼極鮮淨，無有受用者，即於彼消盡」。

3.《雜阿含經》偈的修飾單字，最常見的是「善、大」。「大」，意謂很、太、非常，相對應的巴利語字詞多無此修飾，對照如下表：

《雜阿含經》		巴利語經藏	
127經	大樂	SN 22.22	sukha（樂）
127、402、410、1271經	大苦	SN 22.22, SN 35.94, SN 35.136, SN 1.39	dukkha（苦）
380經	大石山	AN 6.55	sela（岩石）

410經	大闇、大明	SN 35.136	tama（黑暗）、āloka（光明）
595經	大海流	SN 56.21	netti（管道）
1144經	大海	SN 55.42	sāgara（海洋）
1172、1312經	大仙	SN 21.7, 8.7	isi（仙）
1233經	大苦報	SN 3.6	vipāka……pāpaka（果報是惡的）
1258經	大功德	Sn 505	puñña（功德）
1283經	大寂牟尼尊	SN 7.18	muni（牟尼）
1315經	大將子	SN 8.1	uggaputta（勇猛的青年）
1319經	大龍	SN 8.8	nāga（龍）
1327經	大力	SN 1.42	bala（力氣）
1330經	大恐怖	SN 1.3	bhaya（恐懼）

「善」，意謂熟悉、擅長、做得妥當，相對應的巴利語字詞多無此修飾，對照如下表：

《雜阿含經》		巴利語經藏	
48經	善觀察	SN 22.95	upaparikkhati（觀察）
385經	善攝	SN 35.240	samodahati（收存）
398經	善關閉	AN 8.9	gutta（守護）[53]
991經	善護持	SN 45.4	ārakkha（守護）
991、1273經	善御	SN 45.4, SN 7.11	sārathi（駕禦者）、phālapācana（鋤與刺棒，比喻協助）

[53] 這項，AN用長行而非偈頌。

993經	善隨順	SN 45.34	anuvattin（隨起的）
1229、1232經	善護、善守護	SN 3.1, SN 3.5	rakkhita（保護）
1262、1297、1376經	善攝護	AN 3.52, SN 6.15, SN 1.72	saṃyama（抑制）、aneja（不動）、nivāraya（防護）
1308經	善名稱	SN 8.11	yasa（名聲）
12922經	善好僧	AN 4.7	saṅgha（僧）

其他例子還有用「正、淨」字強調正確、清淨，用「寶」字收攝佛法僧，用「利」字標示器具的鋒利，用「惡」字形容魔等，對照如下表：

《雜阿含經》		巴利語經藏	
402經	正信	SN 35.94	saddhā（信）
885、991、1195經	正念	AN 7.3, SN 45.4, SN 4.25	sati（念）
993、1386、13390經	正法律	SN 45.34, SN 1.40, AN 10.169	dhamma（法）
1266、1439、12922經	淨信	AN 8.55, SN 10.12, AN 4.7	saddhā（信）
12922經	淨戒	AN.4.7	sīla（戒）
1246經	佛法僧寶	SN 3.25	Buddhe dhamme ca saṅghe ca（佛法僧）
1294、1298經	利斧、利刀	SN 6.9, SN 5.1	kuṭhāri, satti（斧、刀）
1302經	惡魔	SN 5.10	māra（魔）

4.〈48經〉偈句「想如春時燄」，相對應SN 22.95作「想如陽燄」。「陽燄」（marīcika）即海市蜃樓。按印度在熱時之末（約五月）、雨時（約六月到九月）來之前，天熱水缺，遠行人或野生動物看到遠處有水氣升起，便以為有水。漢譯偈標明「春時」，交代「陽燄」的出現時期。又同經偈句「於此苦陰身」中「苦陰身」一詞，相對應SN 22.95僅作身（kāya），漢譯偈加插「苦陰」二字，凸出肉身由五陰構成，是苦的積聚。

5.〈734經〉偈句「譬如虛空中，種種狂風起，東西南北風，四維亦如是」，相對應SN 36.12作「猶如空中吹種種多樣之風，從東西與北南」，漢譯偈多了「四維」一詞，表示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角也有風刮起，不止於東南西北四方，故漢譯偈所形容的刮風更厲害。

6. 漢譯偈加插譬喻，為巴利語偈無。例如：

(1)〈48經〉的佛偈說人死後「如木無識想」，相對應SN 22.95則作「無思、其他者之食物」。漢譯偈缺「其他者之食物」，改用「木」比喻死人，為巴利語偈所缺。

(2)〈1104經〉偈句「勇猛堅固城，常守護諸根」，相對應AN 3.91僅作「根已守護」，漢譯偈加插城牆譬喻，意謂守護眼根等，防止外境的影響，要如城牆般勇猛和堅固。

(3)〈1368經〉記給孤獨長者在黑夜走向佛住處王舍城，城門側天神三番誦偈鼓勵，用上不同的譬喻：首偈舉出眾多車乘載重寶，仍不及向佛住處行一步福德的十六分之一，次偈以純金莊飾的雪山大龍象仍不及，末偈以妙寶莊嚴數百金菩闍國女仍不及。在相對應SN 10.8，尸婆

迦夜叉同樣三次說偈鼓勵，但內容重覆，都是說百象、百馬、百騾車、百千摩尼耳環莊飾的少女加起來，都不及走向佛住處的福德。相比之下，巴利語偈平舖直敘，漢譯偈逐層推進。

七、漢譯偈的行文功能

比對《雜阿含經》偈及跟其對應的巴利語偈，可見巴利語偈純用作言說、對話，漢譯偈則有其他行文上的功能，主要有三種：

1. 交代敘事內容。例如：

(1)〈1180經〉記賊人瞿利摩羅聽法後有12句偈，首4句為他表白欲出家，後8句敘述佛接納他出家的過程，非賊人頌偈，而是交代敘事內容：「作如是說已，即放捨刀楯，投身世尊足：『願聽我出家』。佛以慈悲心，大仙多哀愍，告比丘『善來』，出家受具足」。相對應MN 86用長行交代。

(2)〈1359經〉記羅睺阿修羅遮蔽月亮，月天子求佛解困，佛誦6句偈驅走阿修羅王，接續還有6句偈交代阿修羅之後流汗昏亂，如患上重病：「羅睺阿修羅，即捨月而還，舉體悉流污，戰怖不自安，神昏志迷亂，猶如重病人」，相對應SN 2.9用長行交代。

(3)〈1323經〉記婆耆舍臨終時頌偈讚佛一事，長128句，首114句為婆耆舍的讚歎，末12句記婆耆舍頌偈後入滅，為敘事而非頌讚：「佛口所生子，歎說此偈已……然後般涅槃，一切當敬禮」。這經無相對應巴利

語經篇。

2. 作引介語。例如：

(1)〈1227經〉記帝釋求佛記說施僧的福報，有一54句偈，其中首10句為帝釋問偈、末40句為佛答偈、第11-14句「帝釋大自在，天王之所問，於耆闍崛山，大師為記說」為交代人物和地點的引介語，而非對話。相對應SN 11.6記帝釋以4行偈發問，佛答以8行偈，無對話以外的敘述。

(2)〈1435經〉記富那婆藪鬼母為聽法，頌偈勸止哭啼的二小鬼，鬼女以偈回應，合成30句偈，其中母偈14句、鬼女偈11句半、 第15-18句半「時富那婆藪，鬼女欝多羅，悉受其母語，默然而靜聽。語母言」是第三者敘述，交代鬼女的反應及帶引出其回覆。相對應SN 10.7也有鬼母女的對話偈，無中間的敘述。

3. 標示省略。《雜阿含經》譯寫偈時如遇重出，會用偈句形式標示省略。例如：

(1)〈1251經〉有10句偈，末2句為「不瞋勝於瞋，三偈如前說」，其中「三偈如前說」非應有偈句，只表示接續還有以「不瞋勝於瞋」啟始的三首偈，已見於前經，故省略。[54] 相對應SN 7.2全出16行偈。

(2)〈1439經〉記阿臘鬼問偈：「云何得名稱？如上所說偈」，佛答偈：「持戒名稱流，如上所說偈」。其中「如上所說偈」非應有偈句，只表示這偈文已見於上文

[54] 前一篇〈1250經〉有12句偈，可分三首，首句皆是「不怒勝瞋恚」。

（〈1395經〉），故省略。相對應SN 10.12無這問答偈。

八、《雜阿含經》的「專門偈」

《雜阿含經》的一些偈頌有特別用途，可謂之「專門偈」，為相對應巴利語經篇缺，下分四節介紹。

(一)「捨壽偈、治蛇毒偈」

〈378經〉記舍利弗之弟優波先那於王舍城寒林坐禪時被毒蛇咬，舍利弗扶他出窟外，優波先那中毒死亡，舍利弗即頌18句偈，讚揚優波先那久習梵行和善修八正道，故捨壽歡喜，不再輪迴；接著舍利弗處理優波先那的屍首。其後，舍利弗把這事告知佛，佛教導舍利弗頌一40句偈及「咒術章句」，[55] 可治蛇毒，偈文表示只要慈悲對待一切眾生，便諸毒不侵。這兩首偈可分別稱為「捨壽偈」、「治蛇毒偈」。相對應SN 35.69全缺兩偈及咒語（其他巴利語經典存治蛇毒偈，見結語部份）。

(二)「喪葬偈」

〈1297經〉及相對應SN 6.15皆記佛入涅槃，人天各誦偈抒懷，但漢巴兩經的說偈者及其內容歸屬有出入；最值得注意的，是〈1297經〉記有比丘頌偈說用花供養佛遺體，以及阿難偈談及佛遺體用大量氈衣包纏，以及用內火燒身的喪葬過程，為SN 6.15無。對照如下表（括號內為偈頌要點）：

[55] 「咒術章句」有45字，全是音譯，意思不明。

〈1297經〉	SN 6.15
1. 異比丘（妙花供養）	缺
2. 釋提桓因（諸行無常）	2. 帝釋（同左）
3. 梵天王（入無餘涅槃）	1. 梵天王（同左）
4. 阿那律（住出息入息、身毛豎）	3. 阿難（身毛豎）、 4. 阿那律（住出息入息）
5. 阿難（內火燒身）	缺

(三)古佛偈

〈527經〉記毗婆尸佛成正覺後，在菩提樹下入正念，順逆觀察十二緣起，從三昧覺醒後說30句偈，表示如知緣生緣滅，可永離疑惑，破壞魔軍。這經無相對應巴利語經篇，婆尸佛偈也不見於其他漢巴佛典。按毘婆尸為過去七佛的第一佛，其偈可稱「古佛偈」。

(四)隨喜偈

《雜阿含經》有三篇經記佛為施飲食者說偈，並稱之為「隨喜偈」:〈178經〉記薩遮尼犍子供養佛飲食，洗鉢收拾妥當後，佛說10句「隨喜偈」，強調「十方天人中，等正覺為最」。〈784經〉記佛為供養他的菴羅女說18句「隨喜偈」，表示布施者可「上生忉利天，長夜受快樂」。〈13321經〉記佛為供養他的毗舍離賈客說38句「供養隨喜偈」，指布施者除「道路往來安，夜安晝亦安」外，如能進一步具備「正見」和具足「正道」，更可「逮得涅槃道，究竟於苦邊」。又佛在這三經說「隨喜偈」後，會再為聽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178、784經〉相對應的

MN 35, SN 47.2無此偈，〈13321經〉無相對應巴利語經篇。按「隨喜偈」一名，在漢譯佛典除《雜阿含經》外，僅另見於《佛說大般泥洹經》和《五分律》(《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這兩經律跟《雜阿含經》一樣，同為法顯（約AD.340-422）西遊攜回，《佛說大般泥洹經》由法顯親譯，《五分律》和《雜阿含經》則皆在法顯死後才譯出，但「隨喜偈」這譯語得以承襲。又「隨喜」一詞在「四阿含」僅見於《雜阿含經》，出現次數頗多，相對應巴利語作anumodati，由anu（隨順、接著）加上modati（欣喜）合成；如是，「隨喜偈」意謂隨著聽聞偈頌及佛法，心生歡喜。

九、結語

從以上《雜阿含經》跟《相應部》等漢巴偈所作的多方面比對，可得出如下觀察：

1.《雜阿含經》比起各巴利語本，在偈前全有「引介語」，標示說偈者；而漢巴傳譯者對說偈者身份的記述和偈頌的劃分，不盡相同。

2. 一些漢巴偈在偈句編排、譬喻配搭、修辭運用上都有出入；某些偈句或加添了略釋、修飾、譬喻，或表達方式有異，令漢譯偈跟相對應巴利語偈長短不一。總體來說，以漢長巴短的為多。

3. 少數漢譯偈跟相對應巴利語偈儘管用語相類似，但內容重點不同，有的甚至表達出相反的意思：漢譯偈薄責比丘，巴利語偈則肯認比丘的做法（〈1445、1457經〉）。

4.《雜阿含經》比起巴利語經篇多運用了「定型偈」，即在不同經篇重複出現的偈頌或分偈，反映出漢譯佛典偈頌「重複程

序」這普遍特色。[56]

5. 先前學者歸納漢譯偈有說理、讚頌、敘事、描摹、抒情、言志、重複、引伸、引證、諷喻、總括等多種功能；[57] 其實，除作為言說外，漢譯偈還有充當引介語、第三者敘述、標示省略等的行文作用，為前人所忽略。

6.《雜阿含經》一些偈包含的經義、譬喻，為相對應巴利語偈以至漢巴長行皆缺（例如〈1167、1180、1191、1227、1289經〉），顯示這些偈非長行的附庸，在義理上有其獨立研究的價值。

7. 巴利語經篇的一些長行，在《雜阿含經》會用偈表達，包括敘事和「優陀那」（〈1180、1359、1402經〉），《雜阿含經》更把「優陀那」和「偈」結合成「**優陀那偈**」一詞，而這詞在漢譯佛典除《雜阿含經》外，僅另一見於《善見律毘婆沙》。[58]

8. 漢譯偈一些改動或反映出中土的風俗：〈48經〉偈缺巴利語偈「**其他者之食物**」（意謂死屍成為動物的食物）一語。按僧人死後屍體為鳥獸蟲蟻所食，稱「露屍葬、林葬、野葬」等，為布施之極致。但暴屍荒野，會令人覺得殘忍，亦不合儒家禮法，在中土連篤信佛教的梁武帝（AD.502-549在位）也認為這葬法「**戮屍已甚**」，不能遵行。[59]《雜阿含經》傳譯者或因此刪去「**其他者之食**

---

[56] 「重複程序」為孫尚勇探討漢譯偈特色時的用語，但他未注意到「定型偈」也是「重複程序」的一種。參看氏著，《佛教經典詩學研究》第4章。

[57] 參看李小榮，《漢譯佛典文體及其影響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26。

[58] 參看蕭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卷1（《大正藏》冊24，頁675下），相對應巴利語為"udānagātha"。而這詞在《雜阿含經》還可見於〈256經〉。

[59] 有關露屍葬及中土人士的反應，參看劉淑芬，〈六朝家訓．遺令中的佛教成

物」，而代以木喻。[60]

9.《雜阿含經》有所謂「專門偈」，不見於相對應巴利語經篇，但有的見於其他佛典：

(1)〈378經〉包含「捨壽偈、治蛇毒偈及咒語」，類似這經篇的記事見於多種巴利語和漢譯經典，亦有包含二偈者，表列如下：

經　　篇	捨壽偈	治蛇毒偈	咒語
《增支部・4.67經》	×	√	×
《巴利律・小事犍度》	×	√	×
《五分律・雜法》[61]	×	√	×
《四分律・藥犍度》[62]	×	√	×
《根有部律・斷人命學處第3》[63]	√	√	√
《佛說隨勇尊者經》[64]	√	√	√

分——喪葬的新元素〉，收入陳玨主編，《漢學典範大轉移》（台北：聯經出版社，2014年），頁91-128。

60 按以木譬喻死屍，廣見於其他經典，不能排除〈48經〉的底本原用木喻，傳譯者並無改寫。木喻另參看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法樂比丘尼經》（《大正藏》冊1，頁789上）、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15（《大正藏》冊3，頁723中）、西晉・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卷1（《大正藏》冊15，頁185下）、巴利語《法句・41偈》、《長老偈・62偈》、《長老尼偈・468偈》等。

61 參看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26，《大正藏》冊22，頁171上。

62 參看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42，《大正藏》冊22，頁870下-871上。

63 參看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6，《大正藏》冊23，頁654中-658中。

64 參看宋・施護等譯，《佛說隨勇尊者經》，《大正藏》冊14，頁773中。

《根有部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和《佛說隨勇尊者經》跟《雜阿含經》同屬有部/根有部，兩偈和咒語皆存；赤銅鍱部的巴利語經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同缺「捨壽偈」和咒語。有關「治蛇毒偈」和咒語，釋印順認為〈378經〉原皆無，其後律師開始以「諦語」防治毒蛇，根有部律師才在防護諦語下，附入世俗治毒蛇的咒語，再編入《雜阿含經》。[65] 至於「捨壽偈」，連同〈1297經〉所記供養佛遺體的「喪葬偈」，同為巴利語經篇所缺。按赤銅鍱部不鼓勵比丘處理佛遺體，例如巴利語《大般涅槃經》記佛臨入滅囑阿難不應該供養佛的遺體，待剎帝利、婆羅門等在家眾處理；法顯或於錫蘭取得並譯出的《大般涅槃經》也有相類似的記載；[66] 可是，法藏部所傳的《長阿含・遊行經第2》，以及白法祖譯《佛般泥洹經》、失譯《般泥洹經》，皆無這段佛說。[67] 由此可推想到，巴利語經篇或故意不傳供養遺體一類的偈頌，但為《雜阿含經》所保留。

(2)《雜阿含經》含三首「隨喜偈」，為相對應巴利語經篇所缺，但〈178經〉的「隨喜偈」，流傳廣泛，見於多部經律，句數或用語有所出入，而且稱呼不一：《別譯雜阿含・259經》、《增壹阿含・44.9經》、《中阿含・梵摩經第161》、《十誦律・九十波逸提之六》稱之為「咒

---

[65] 參看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81年)，頁510-511。姉崎正治（AD.1873-1949）亦懷疑漢譯「治蛇毒偈」是後來插入，或結集巴利語藏經者故意剔除，參看氏著"Correspond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01, p.898.

[66] 參看東晉・釋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卷中，《大正藏》冊1，頁199下。

[67] 有關各部派對於舍利供養的不同看法，參看Gregory Schopen. "Monks and the relic cult in the *Mahāparinibbāna-sutta*: an old misunderstanding in regard to monastic Buddhism." in *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104-5.

願」，[68]《增壹阿含．18.4、45.7經》稱之為「達嚫、嚫」，[69]《中部．謝勒經第92》、《巴利律．藥犍度》、《經集．568-9偈》在偈前的引介語為“gāthāhi anumodi”（以偈頌感謝）。[70]其他巴利語經篇還有類似說偈隨喜的記載：SN 55.26記舍利弗接受給孤獨長者的供養後、MN 92記佛接受了結髮者給尼亞的飲食供養後、DN 16記佛接受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雨者的供養後，佛均以“gāthāhi anumodi”作回應；而三經分別相對應的《雜阿含．13370經》記舍利佛為長者說法，無說偈；《增壹阿含．49.6經》記「如來與諸大眾說微妙之法，即於座上而說此偈……」[71]；《長阿含．遊行經第2》記佛為供養他的婆羅門「作頌曰……」[72]，後兩者皆無「隨喜、歡喜」一類字眼。如是看，巴利語經律多有以偈頌感謝作回應的記載，故在「隨喜偈」這表述

---

[68] 參看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十誦律》卷14，《大正藏》冊23，頁100中。

[69] 「達嚫、嚫」的意思參看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的解釋：「特欹拏（伽陀），或作鞞欹拏、達嚩、大嚫、檀嚫、達嚫等，都是Dakṣiṇā的音譯，義淨義譯為『清淨』（伽他）。……是受供後的讚歎偈，從布施而讚歎三寶，後代用來代替說法的」（頁504-505）。

[70] 這「隨喜偈」還見於以下經律，僅被稱作「偈」：《增壹阿含．26.6、33.2、34.5、37.10經》、《長阿含．種德經第22》、《別譯雜阿含．52經》、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十誦律．醫藥法》（《大正藏》冊23，頁189上）；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35（《大正藏》冊24，頁380上）等。有關這首偈的研究，參看Peter Skilling. “On the agnihotramukhā yajñāḥ verses.” in *Jainism and Early Buddhism, Essays in Honor of Padmanabh S. Jaini*. O. Qvarnström ed. California: Asian Humanities Press, 2003, pp. 637-667; Bhikkhu Anālay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jjhima-nikāya*. Vol. 2, p. 545 n. 81.

[71] 參看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47，《大正藏》冊2，頁800中。

[72] 參看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2，《大正藏》冊1，頁14下。

上，《雜阿含經》跟其他漢譯佛典不同，反跟巴利語經律近似。

《雜阿含經》跟《相應部》等巴利語本是不同部派的傳本，雖然兩部同出自上座部，但它們在南北兩地長時期的分別流傳過程中，令漢巴偈頌的內容和風格展現出大大小小的差異。這些差異，除偈句上的修飾、增刪、補遺、誤傳外，還因地方的風俗習慣（例如〈48經〉偈缺類似野葬的記述）、各部派自身的編纂意識和不同的關注點（例如抨擊或維護比丘、巴利語經篇缺「喪葬偈」、《雜阿含經》等有部經律存「治蛇毒偈」和咒語），以及傳譯者的理解有異（例如說偈者的身份和偈頌劃分不同）所導致。還值得一提是《雜阿含經》跟《相應部》等巴利語本有些相通或相類似的地方（例如「隨喜偈」的表述、「優陀那偈」一詞的使用），而《雜阿含經》的底本正是法顯於赤銅鍱部的流傳地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攜回中土。[73] 由此反映出，不同部派傳本之間或互有滲透，甚或這些共通部份是更早期傳本遺留的痕跡。

正如辛嶋靜志曾說：「研究佛教文獻學，最關鍵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文獻比較。對比梵文、藏文、漢文等不同語言的不同文本可以使我們能夠從不同角度發現新問題，從新角度理解和認識以往許多學者研究過的經典」。[74] 本文通過對比《雜阿含經》的偈頌及其相對應的巴利語偈，揭示當中的差異，以展現《雜阿含經》偈頌的特色，以及提出佛典在流傳過程中曾有多種

[73] 有關《雜阿含經》傳譯的爭論，參看Andrew Glass. “Guṇabhadra, Bǎoyún, and the *Saṃyuktāgam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31 (2010), pp.185-203；屈大成，〈《雜阿含經》傳譯再考〉，《宗教學研究》3期（2016年），頁98-102。

[74] 參看辛嶋靜志，〈利用「翻版」研究中古漢語演變：以《道行般若經》「異譯」與《九色鹿經》為例〉（2011），收入氏著，《佛典語言及傳承》，頁94。

變動，凡此皆有助於更精準地理解《雜阿含經》及其偈頌。

NTU Digital Library & Museum of Buddhist Studies

（收稿日期：民國107年7月25日；結審日期：民國107年11月12日）

引用文獻

一、原典文獻

1.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大正藏》冊1。
2. 東晉・釋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大正藏》冊1。
3.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大正藏》冊1。
4. 後漢・安世高譯，《七處三觀經》，《大正藏》冊2。
5.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大正藏》冊2。
6.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大正藏》冊2。
7.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大正藏》冊3。
8. 後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大正藏》冊13。
9. 宋・施護等譯，《佛說隨勇尊者經》，《大正藏》冊14。
10. 西晉・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大正藏》冊15。
11. 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大正藏》冊17。
12. 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大正藏》冊22。
13.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大正藏》冊22。
14. 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十誦律》，《大正藏》冊23。
15.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大正藏》冊23。
16. 蕭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大正藏》冊24。
17.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大正藏》冊24。
18.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大正藏》冊27。
19. 訶梨跋摩造、姚秦・鳩摩羅什譯，《成實論》，《大正藏》冊32。
20. 梁・慧皎撰，《高僧傳》，《大正藏》冊50。
21. 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大正藏》冊55。

22. 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編，《漢譯南傳大藏經》，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0年。
23. 郭良鋆譯，《經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24. Bodhi, Bhikkhu.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25. Mrs. Rhys Davids trans. *The Book of the Kindred Sayings*. Vol. 1-2. London: Luzac & Co., Ltd., 1950, 1952 (1917, 1922).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及論文集

■ 中文

1. 王晴慧，《六朝漢譯佛典偈頌與詩歌之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1996年。
2. 王麗娜，《漢譯佛典偈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3. 向達，〈補說唐代俗講二三事〉（1947），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4. 辛嶋靜志，〈編《佛典漢語詞典》的構思〉（2000）、〈利用「翻版」研究中古漢語演變：以《道行般若經》「異譯」與《九色鹿經》為例〉（2011），收入氏著《佛典語言及傳承》，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
5.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年4版。
6. 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81年。
7. 印順，《雜阿含經論會編》，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重版。

8. 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1947），《周一良集》卷3，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9. 李小榮，《漢譯佛典文體及其影響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0. 孫尚勇，《佛教經典詩學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11. 梅維恒和梅祖麟著、王繼紅譯，〈近體詩律的梵文來源〉（1991），收入徐文堪編，《梅維桓內陸歐亞研究文選》，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

日文

1. 齊藤隆信，《漢語仏典における偈の研究》，京都：法藏館，2013。

英文

1. Allon, Mark. *Style and Function: A Study of the Dominant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Prose Portions of Pāli Canonical Sutta Texts and Their Mnemonic Function*.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7.
2. Anālayo, Bhikkh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jjhima-nikāya* Vol. 2. Taipei: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2011.
3. Anālayo, Bhikkhu. *Saṃyukta-āgama Studies*. Taipei: 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5.
4. Chung Jin-il. *A Survey of the Sanskrit Fragm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8年。
5. Glass, Andrew. *Four Gāndhārī Saṃyuktāgama Sūtra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6. Marino, Joseph. “Metaphor and pedagogy in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an edition and study of two sūtras from the Senior Collection of Gāndhārī manuscript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7.
7. Nattier, Jan.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and Three Kingdoms*.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8.
8. Norman, K. R. “Pāli philology and the study of Buddhism.”(1990) in *Collected Papers*. Vol. IV.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1993.
9. Schopen, Gregory. “Monks and the relic cult in the *Mahāparinibbāna-sutta*: an old misunderstanding in regard to monastic Buddhism.” in *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10. Skilling, Peter. “On the agnihotramukhā yajñāḥ verses.” in *Jainism and Early Buddhism, Essays in Honor of Padmanabh S. Jaini*. O. Qvarnström ed. California: Asian Humanities Press, 2003.
11. Warder, A. K. *Introduction to Pali*.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3rd edition, 1991.
12. Yit, Kin Tung. “A stereotyped structure of the path in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āli, Chinese and Sanskrit sourc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stol, 2004.
13. Zürcher, Erik.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1991) in *Buddhism in China*. Jonathan A. Silk ed. Leiden: Brill, 2013.

（二）期刊論文

■ 中文

1. 朱慶之，〈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偈頌」(一)〉，《漢語史研究集刊》卷3，2000年。
2. 李小榮、吳海勇，〈佛經偈頌與中古絕句之得名〉，《貴州社會科學》第3期，2000年。
3. 屈大成，〈姉崎正治有關《雜阿含》整編之研究〉，《圓光佛學學報》26期，2015年。
4. 屈大成，〈《雜阿含》的整編——印順有關原始佛經結集的研究〉，《新亞學報》33期，2016年。
5. 屈大成，〈《雜阿含經》傳譯再考〉，《宗教學研究》3期，2016年。
6. 宗玉嫩，〈梵、藏、漢傳本《維摩詰經．佛國品》偈頌之比較〉，《佛光學報》新2卷2期，2016年。
7. 侯傳文，〈《法句經》與佛教偈頌詩〉，《法音》8期，1999年。
8. 郭忠生，〈關於《阿含經》與《尼柯耶》的對讀〉，《正觀》55期，2010年。
9. 陳明，〈漢譯佛經中的偈頌與讚頌簡要辨析〉，《南亞研究》2期，2007 年。
10. 越建東，〈早期佛教文獻中所載一個典型佛教修行道架構及其來源之探討——以漢譯四《阿含經》和巴利四尼柯耶為代表〉，《中華佛學學報》19 期，2006年。
11. 越建東，〈巴利經典文獻中定型文句的一些特徵〉，《臺大佛學研究》14期，2007年。
12. 黃國清，〈《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偈頌的解讀——漢梵本對讀所見的問題〉，《圓光佛學學報》5期，2000年。
13. 劉淑芬，〈六朝家訓．遺令中的佛教成分——喪葬的新元素〉，

收入陳玨主編，《漢學典範大轉移》，台北：聯經出版社，2014年。

14. 蘇錦坤，〈《雜阿含經》攝頌初探〉，《福嚴佛學研究》4期，2009年。
15. 蘇錦坤，〈從後說絕——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譯成長行〉，《正觀》55期，2010年。
16. 蘇錦坤，〈《法句經》「三言」偈頌的標點與試譯〉，《正觀》72期，2015年。

■ 日文

1. 椎尾辨匡，〈雜阿含に就いて〉，《大正大學學報》6/7輯，1930年。

■ 英文

1. Anālayo, Bhikkhu.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li udāna collection.” *Buddhist Studies*. Vol. 37, 2009.
2. Bingenheimer, Marcus. “Two sūtras in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without direct Pāli parallels--some remarks on how to identify ‘later additions’ to the corpus.”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Vol. 30.2, 2013.
3. Bucknell, Roderick S. “The structure of the sagātha-vagga of the *Saṃyutta-nikāya*.”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Vol. 24.1, 2007.
4. Glass, Andrew. “Guṇabhadra, Bǎoyún, and the *Saṃyuktāgam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31, 2010.
5. Masaharu, Anesaki (姉崎正治). “Correspond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01.

6. Mazanec, Thomas J. “The medieval Chinese *gāthā*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oetry.” *T’oung Pao*. Vol. 102.1/3, 2017.
7. Nattier, Jan. “Rhymed verse, unrhymed verse, or no verse at all? the treatment of Indian poetic passages in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Presentation at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Western branch),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2008.
8. Wynne, Alexander.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a critical evaluation.”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Vol. 49, 2005.

（三）網路資源

1. 「莊春江工作站」網站，網址：http://agama.buddhason.org/。
2.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網站。
3. Anālayo, Bhikkhu，參看網頁：https://www.buddhismuskunde.uni-hamburg.de/en/personen/analayo.html（檢索日期：2018年4月17日）。
4. Ānandajoti, Bhikkhu. *An Outline of the Metres in the Pāḷi Canon*. version 3.6, 2013，參看網頁：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Textual-Studies/Outline/index.htm（檢索日期：2017年7月19日）。
5. Mun-keat, Choong，參看網頁：https://www.une.edu.au/staff-profiles/humanities/mchoong（檢索日期：2018年4月17日）。